

新國多傑文選

空軍政治部空軍報社編印

新聞 写 作 文 选

空軍政治部空軍报社編印

1962年12月

目 录

我們对于新聞学的基本观点.....	陆定一 (1)
人人要学会写新聞.....	乔木 (9)
新聞必須完全真实	
(延安《解放日报》社論).....	(12)
新聞写作的基本知識.....	(15)
关于新聞写作問題.....	石西民 (35)
論会議新聞的报道.....	(41)
抓住特点, 具体地說明特点.....	华山 (44)
——关于通訊写作	
通訊的概括叙述和情节描写.....	楊尚德 (74)
談人物特写.....	(81)
試談积累知識和描繪事物.....	秦牧 (91)
专业报道怎样避免业务性技术性.....	呂新初 (103)
攝影采訪中的形象观察与形象思維.....	蔣齐生 (110)
关于評論写作的几个問題.....	(122)
怎样写議論文章.....	(128)

二

文章的开头和结尾.....	馮其庸 (134)
談修改.....	艾 彬 (144)
談簡練.....	楊尙德 (148)

三

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

(《人民日報》社論)	(159)
生動性從何而來.....	馬鉄丁 (164)
談選詞.....	朱伯石 (167)
略論用詞精確.....	林 帆 (172)

我們对于新聞学的基本观点

陆定一

辯証唯物主义，主张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作任何曲解或增减。通俗一点說：辯証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主义，就是科学的主义。除了无产阶级以外，别的阶级，因为他们自己的狭隘利益，对于事物的理解是不能够彻底老老实实的，或者是干脆不老实的。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是最进步的生产者的阶级，能够老老实实的理解事物，按其本来面目而不加以任何曲解、任何加添或减损，不但这样，而且它能够反对一切不老实，反对一切曲解。

在新聞事业方面，我們的观点也是老老实实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我們党开始从事自己的新聞事业时，就有了的。抗战以来，党的新聞事业是大大地发展了，吸收了大批新的知識分子到这部門事业中来。吸收新的血液，乃是事业向前发展中必要的和必有的步骤。但随此以俱来的，則有事情的另一面：抗战以后，参加党的新聞事业的知識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們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識和一套新聞学理論。这套思想意識，这套新聞学理論，是很糊塗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聞事业做好。

了解这套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思想意識和新聞学理論，懂得它的謬誤在那里，对于我們，曾經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真正与这一套坏东西作斗争，还是解放日报去年4月改版才开始，这是在我們党的領袖毛澤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理論是从实践中来的，与不正确的新聞学理論和实践作斗争，就同时丰富了和发展了我們自己的关于新聞

学的实践和理論。这一个斗争的結果，現在已經可以把它在理論上作一个初步总结，这对于我們党的新聞事业的今后发展，是会有点好处的。本文的目的就在这里。希望大家不吝指教。

第一，新聞的本源

新聞是什么？对于这个問題，有两种回答。由于对于新聞的本源理解不同，一种人对于新聞是什么，作了唯物論的解决，另一种人則作了唯心論的解决。

唯物論者认为，新聞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聞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新聞的本源是事实，新聞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聞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聞（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論者的观点。

因此，唯物主义的新聞工作者，必須尊重事实，無論在采访中，在編輯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觀的事实。

新聞学理論中的唯心論，是很早就有的。唯心論者对于新聞的定义，认为新聞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聞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資產階級新聞理論中所謂“性质說”(Quality theory)。最早的“性质說”认为“新聞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謂“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总而言之，唯心論企图否认“新聞是事实的报道”的唯物論定义，而把新聞解释为某种“性质”的本身，脫离开了某种“性质”就不成其为新聞。

这种唯心論的“性质說”其錯誤在哪里呢？初看起来，它似乎是对的，因为不論从哪一条新聞来看，都会是合于或似乎合于某一种“性质”的，例如有些新聞就有“一般性”，有些就有“趣味性”等等，而且主张新聞应有某种“性质”的人，也总能讲出一些片面的道理来的，因而，許多新聞工作者，尤其是年輕的新聞工作者，就会被它迷惑。但是，新聞的“性质”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呢？我們回答道：是由新聞所报道的事实来决定的。兴趣是有階級

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因而这个新闻对于剥削者也就成为无兴趣的新闻。例如关于劳动英雄的新闻，就是如此。事实完整了，写出来就成为完整的新闻，事实尚未完整，报道这个事实的新闻也只能不完整。事实很“文艺性”，报道也自然会有“文艺性”，否则就相反，例如宣布政府或党的公告的新闻，有什么文艺性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都说明：事实决定新闻的“性质”，而不是“性质”对于客观事实或新闻（事实的报道）有什么决定作用。唯心论的“性质说”，把片面的东西夸大成为全面的东西，把形式当作本质，把附属的当作主要的，把偶然的当作必然的，因而是错误的。照此做去，必致误入歧途。新闻界中的下流坯，提倡所谓“桃色新闻”“黄色新闻”，岂不是以“兴趣性”做招牌的么？借口“文艺性”而把地上的事实夸张成为神话一般的事，在新闻界中岂不是数见不鲜的么？

这种唯心论的“性质说”歪曲了客观现实，一方面，把人人可以懂得的新闻说得神乎其神，只能“吓唬土包子”，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另一方面，对新闻事业还起了消极作用，因为如果相信了这种“性质说”，天天去玄而又玄的研究这个“性”或那个“性”，就一世也不会有结果，必致流入脱离事实，向壁虚造，无病呻吟，夸夸其谈。

这里，我们要专门来讨论一种特别重要的“性质说”，这种“性质说”认为：新闻就是“政治性”之本身。

在阶级社会里，每条新闻归根结蒂总有其阶级性或政治性，这是对的，那末，如此说来，这种“政治性”的“性质说”岂不是正确的么？乍看起来，这的确象是正确的。但如果仔细一看，就知道这种说法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异常阴险，异常恶毒，竟是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基础。

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既然有唯物的社会观，就一定承认每个新闻归根结蒂具有政治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政治性比起那包含这

种政治性的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說“新聞就是政治性本身”，就是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头足倒置颠倒过来。

颠倒过来有什么害处呢？颠倒过来，立即就替造謠、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門。既然“新聞就是政治性本身”，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聞，那末，政治性的造謠、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聞的資格了么？德意日法西斯“新聞事业”专靠造謠吹牛吃飯，不靠报道事实吃飯，豈不也就振振有詞，有存在的資格了么？

所以，事实与新聞政治性，二者之間的关系，万万颠倒不得。一定要認識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內，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一定認識我們革命的新聞工作者必須尊重事实，而且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結合不可分离的。反之，凡是不尊重事实的，哪怕裝得象很“革命”，实际上一定是反动的家伙。

最近几年，大后方反动派特务崽子們，在提倡所謂“三民主义的新聞原理”，这就是德意日法西斯“新聞理論”的变种。在这种“原理”之下，特务們提倡“合理的謠言”，公然伪造民意，压制輿論。例如河南大灾荒不准报道，西安特务开了九个人十分钟的会就“报道”說西安“文化界”主張“解散共产党”等，就是他們的“新聞大杰作”。

总结上面所說，我們可以明白，唯物論与唯心論在新聞学理論中的一条明确的界綫，就是是否主張尊重事实，而且是否在实践中真正尊重事实。

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場結合起来，才能做个徹底的唯物主义的新聞工作者。反动的阶级，为什么不能尊重事实，必定要曲解事实，而且要閉着眼睛造謠呢？因为他害怕事实。有些人为什么不能徹头徹尾尊重事实呢？因为他们对反动派有所畏惧，有所迎合。只有无产阶级这个最革命的阶级，不怕面对事实，对反动派沒有任何畏惧，也无

所迎合，因此就能徹底尊重客觀事實。

第二，新聞如何能真實

我們的新聞工作，既然尊重事實，那末我們不但與專吃造謠飯的法西斯不同，而且與一般的資產階級新聞工作者不同。只有我們，才能實行一個方針，這個方針使我們的新聞十分真實。

資產階級的新聞理論，也讲到怎樣求得新聞成為事實的真實報道問題。例如，最初步的新聞學，就說到每條新聞必須有五要素，即時間、地點、人名、事實的過程與結果，新聞中有了這五個要素，缺一不可，才算是新聞。再例如資產階級的新聞學主張記者報道新聞時必須親自到發生事件的地点去踏看，而且主張攝影的報道等。

資產階級新聞學中這些主張，我們認為是對的（理由不必多讲了），但我們同時要指出，要想求得新聞十分真實，這是非常不夠的，所謂新聞五要素，所謂新聞記者親自踏看和攝影報道，還是形式的。這些形式是必要的，但如果以為這便是一切，乃是大錯的。

先說“新聞五要素”。報道一件具體事實的新聞，必須要有此五要素，缺一不可，這是對的。但另一方面，有了這五要素的新聞，是否一定就是真實的呢？那就未必。解放日報上，曾經登載過一篇叫做“鄆縣城內家家戶戶紡織聲”的新聞，後來查起來，那時鄆縣城內原來還一架紡織機都沒有。去年征糧時，報上又曾登過一條消息，說延安烏陽區首先完成入倉任務，後來查明，烏陽區在延安征糧中是最落後的一個區，記者寫那個消息時，入倉工作還未開始呢！上述兩個，是不真實的新聞的最典型的例子。後來查出來，特務分子常常寫這種不真實的新聞，想來降低解放日報的信用。但是，這些新聞，就形式而論，則五要素件件具備。

再說記者親自踏看，這也是對的，而且應該承認這是一個很好的值得採用的方法。但是否親自踏看就一定可以得到真實的新聞呢？那也未必盡然。因為：第一，記者既非參與此事內幕的人，他即使親自踏看，難免主觀主義，更難免浮面膚淺；第二，有時親自踏看的記者，為了某種原因，仍舊作不盡不實的消息；第三，每件事都要記者親自

去踏看，則勢必沒有辦法，或是記者太少，或是時間不對。

攝影報道，這是最足信任的辦法，要在高度發展的技术條件下才辦得到，但甚至這種報道，都還可以偽造。

由此可見，上面這些辦法，都是好的，都是有用的，只要技術條件具備，派記者親自踏看和攝影報道都應該採用的。但如果僅僅限於這些，就會犯形式主義的錯誤，還是得不到真實的新聞。

要怎樣才能得到真實的新聞呢？

只有為人民服務的報紙，與人民有密切聯繫的報紙，才能得到真實的新聞。

這種報紙，不但有自己的專業的記者，而且，更重要的（再說一遍：更重要的！）是它有廣大的與人民血肉相聯的非專業的記者。它把這二者結合起來，結合的方法就是：一方面，發動組織和教育那廣大的與人民血肉相聯的非專業的記者，積極的為報紙工作，向報紙報道他自己親身參與的事實，因為他們親身參與這些事實，而且與人民血肉相聯，因此他們會報道真實的新聞；另一方面，教育專業的記者，做人民的公僕，對於那廣大的與人民血肉相聯的人們，要做學生又做先生。做學生，就是說，要恭敬勤勞，向他們去請教事實的真相，尊重他們用書面或口頭告訴你的事實真相，以他們為師來了解事實，來檢查新聞的真實性；做先生，就是在技術上幫助他們，使他們用口頭或書面報告的事實，制成為完全的新聞，經過這種結合，報紙就與人民密切結合起來了。

這條路線，這個方針，就是解放日報的建設報紙的路線和方針。只有共產黨的黨報，才能這樣建設自己的報紙，因為它有共產黨的領導，而共產黨乃是人民的先鋒隊，因為它有共產黨組織可以依靠，而每個共產黨員尤其是共產黨的基本骨幹乃是與人民血肉相聯的，並且是人民中最優秀的分子。

這條路線，這個方針，對於建設一個好的報紙，有头等重要性，比之講求新聞五要素，記者親自踏看等重要得好多倍，雖然後者還是仍須講求而不可偏廢的重要的方面。

有了这条路綫，这个方針，又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共产党的組織为依靠，再加上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有能力的专业記者的活动，我們就可以办出一个头等的報紙，使任何資產階級的報紙望尘莫及，开中国报界的新紀元。

任何一个報紙不能与我們竞争，因为它们有的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有的虽然要为人民服务但没有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也没有共产党这样先进的伟大的組織可以依靠。

这条路綫，这个方針，我們行之一年了，結果是得到很大的成績。現在我們还必需将它繼續貫徹下去。为了以后順利的貫徹，有三点还必须提出來談談：

第一点，必須贊成把专业的新聞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聞工作者結合起来的路綫，而反对那把二者分开来的路綫。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那批反共特务，他們企图对新聞工作者灌輸一种反动的思想，使他們自己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人，叫他們与人民远远的分裂开来。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那批特务，捧新聞記者为“无冕之王”，为“先知先觉”，甚至曲解历史，說中国自有報紙以来，報紙和新聞記者就是“革命”的（其实，中国最早的現代報紙是帝国主义者办的，目的是为了侵略，后来官报盛行，目的是为了便于統治人民，再后来民間起来办报，其中才有些代表人民說話的報紙才是革命的，但在反动統治之下，民間的報紙反动的也很多），另一方面，則对新聞工作者施以法西斯的殘酷压迫，不給新聞工作者以与人民接触的机会，不給他們以替人民說話的权利，而且用手枪和活埋，强迫新聞工作者出卖灵魂，去当法西斯特务，袁世凱、曹錕只枪斃几个記者，而国民党反动派則变本加厉，簡直是要窒死全体新聞界，枪斃整个人民言論自由！他們的目的，就在于使新聞工作者形成一种“很闊”，甚至成为一群丧尽天良的特务，脫离人民，脫离现实，而还自以为是，唯我独尊，这样好甘心情願給反动派新专制主义者当作反革命的工具使用。

第二点，我們新聞工作者，必須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僕，应知我們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养，如果我們的工作，

无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比二流子还要卑劣。

我們的新聞工作者，是学了些新聞技术的，但万勿以此自滿，看不起人，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做专业的新聞工作者的人，却有很大的缺点，因为你对于你所报道的事实，沒有感性知識，無論如何不会象亲身参加那个工作尤其是领导那个工作的人知道得那样透徹、了解得那样亲切的。所以在你作报道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請教那亲身参加或领导这件工作的人，細細的听，好好的記，写成之后还要請他看过（或听过）和改过，写得不好就要听他的意見重新写过，以便真正求得忠于事实。

对于亲身参加或领导工作的人的投稿，要知道他們写作技术不好乃是应有的事，你的任务，是要一方面向他学，尊重他所写的事实，一方面要做他的先生或者“理发員”，帮助整理修飾。你要用最大的热情去奖掖和鼓励他們，你沒有任何权利去輕視和排斥他們。

第三点，我們办党报的人，千万要有群众观点，不要有“报閥”观点。群众的力量是最伟大的，这对于办报毫无例外。不錯，他們是沒有技术的，但技术是可以提高的，这需要长期的不倦的教育。我們既然办报，我們不尽这个責任，倒叫誰来尽这个責任呢？我們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还需要創造許多新的办法出来。

（1943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人人要学会写新聞

乔 木

我提議，我們人人要学会写新聞。我們做革命工作而又能識字作文的人都應該学会写新聞，就如同都应该学会开会說話一样。

为什么？因为新聞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可以說不学会使用这种形式，你就不要說什么宣传——而宣传，当然是我們大家都有責任。

要談作品之多同讀者之多，从来沒有一种文字形式能够跟今天的新聞相比。一张日报上动不动就是上百篇，而一天世界上該有多少种日报？讀者在世界上要用万万来計算，就在中国一天至少也有几百万。無論孔子、司馬迁、唐宋八大家，誰夢想到过今天咱們这等好福气！我們生在新聞的时代，看着这大好机会，决不能白白放过。

說起来写新聞的好处真是不少。写新聞第一要言之有物，有話即长，无話即短。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所以学会了写新聞，可以叫人避免說空話，避免說不确实的話。新聞是从群众中来的，要采訪新聞，又需要深入群众，善于接近群众中的各种人物。新聞是一种新的、重要的事实，但是究竟什么是新的事实？什么是重要的事实？什么是群众所关切有兴趣的事实？宣传什么新聞，能达到什么目标，造成什么結果？这都得要一番观察、辨别、抉擇的工夫。所以练习写新聞也就是练习观察、练习調查研究、练习打开脑筋——思想。

写新聞不光是练习观察，而且更要紧的是练习表現。新聞的表現既要迅速、又要准确，既要明了、又要經濟，缺那一項都不成，这个功夫合上两句俗話，叫做“看人挑担不吃力，事非經過不知难”。須知我們在农业国家的环境里，說話作文絕大多數正是既不迅速，又不准确，既不明瞭，又不經濟，慢慢騰騰，潦潦草草，糊糊塗塗，

嚕嚕蘇蘇，學寫新聞正是對症下藥。新聞的發表不光是論日子，而且要論鐘點。在延安雖然不要計算火車、飛機的鐘點，但是你總不能不計算郵局發信、通訊員送信、報館發稿排版、廣播電台送稿廣播的鐘點，耽擱一小時，往往就是耽擱二十四小時。所以在十分鐘里寫成一條新聞，所謂“依馬可待”，我們確是要練成這付本領。但是快了可不允許馬虎。我們有許多新聞就是寫得馬虎，不是把時間、地點、姓名、數目、名字這些方面鬧錯了，就是說得太籠統，叫人摸不着頭腦。至於初學寫新聞的人，更可以保險在開始寫的十條新聞里就有幾條犯不準確的毛病。這個毛病雖然很有害，可并不难救治，多叫醫生診斷幾日就會痊愈的。新聞的明了卻比準確難得多，因為人們總是認為自己明了的事情人家也明了，這就使自己的話總是說不明了。不說新聞的讀者和作者多半相隔幾千里、幾萬里甚至幾十萬里，那怕只隔幾十、幾百里，他就和你生活在兩個不同的地方。他讀你寫的新聞時，既不會隨時翻字典、看地圖、查各種參考書，也不會把你過去的作品和其他有關的新聞都找在一起來對讀。你可能給他的各種麻煩，全靠你在寫作時象情人一般的細心體貼，防患未然，孔多人不怪，你把你的讀者每一次都當作對你的知識一無所知，准沒有錯。因此，你得在你的新聞里，每一次供給給他詳細的注釋，縱斷面和橫剖面的背景，色、香、聲、味，呼之欲出，人証物証一應俱全。這樣，你的新聞就叫做“立體化”了，就叫做讓人明白了。但是問題又來了，五臟俱全，但是麻雀仍須很小。你的全部作品最好就在一百字上下，再多也就是幾百字，如果過了一千，這就成了報告小說，有些面目可憎了。這可是我們學寫新聞所遇到的最大難關呀！想想看，按我們的習慣，一開會就是半天，一動筆至少三千，這才該服多少劑瀉藥呀！但是，有什麼辦法呢？你只能在兩樣里選擇一樣，或是寫得長而沒有人看，或者壓縮壓縮再壓縮而人人願意看。如果我們養成說話、演講、作文都力求經濟的習慣，那我們一天可以多做多少事！就這樣，經過學寫新聞的路子，你就能找到一種迅速、準確、明了和經濟的表現方法。

還有呢，學寫新聞還叫我們會用敘述事實來發表意見。我們往常

都会发表有形的意見，新聞却是一种无形的意見。从文字上看去，說話的人，只是客觀地、忠实地、朴素地叙述他所見所聞的事实。但是因为每个叙述总是根据着一定的观点，接受事实的讀者也就会接受叙述中的观点。资产阶级的新聞記者們从来不说我以为如何如何，我以为应该如何如何，他們是用他們的描写方法、排列方法、甚至特殊的（表面上却不一定是激烈的）章法、句法和字法来作战的。他們的狡猾，就是当他們偏袒一方面，攻击另一方面的时候；他們的面貌却是又“公正”又“冷靜”。我們不要裝假，因为我們所要宣传的只是真实的事实，但是既然如此，我們就更加沒有在叙述中画蛇添足的必要了。

我确信我們人人应该学写新聞。我們很多人現在还实在不会利用新聞来迅速广泛的传播事实，以致我們只知道把許多新聞的材料去閑談、去說笑話、去做演讲、去写評論文、写論文、写杂文、写抒情文、去办杂志、去著书，这至少是表示我們在某一方面的落后。新聞是一种时代的科学、时代的艺术，它的发展前途正是辽闊无限。如果人人都学会这门科学同艺术，不但对于我們的新聞工作有极大好处，而且对于我們的全部工作，乃至每个工作人員的工作品质，一定都有极大好处。

新聞必須完全真實

延安《解放日報》社論

整風以來，我們的報紙有了很大的進步。這種進步，表現在報紙與羣眾的聯繫大為增強了，與抗日戰爭和建設根據地的各種實際運動的聯繫也大為加強了。我們有許多記者和通訊員，散佈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各個角落裡，他們把每一地區各種工作的經驗反映到報紙上來，經過報紙的公布，使大家來效法好的經驗，對於壞的經驗，則有了“前車之鑒”。這樣報紙對於運動的指導作用也就加強了。

毛主席說過，黨對於羣眾運動的領導就是“集中起來堅持下去”，或者是“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所謂集中起來或者從羣眾中來，對於運動來說，就是從當時當地的羣眾中，發現每一項工作的好的典型和壞的典型，好的辦法或壞的辦法，研究其所以好或所以壞的原因，從這裡來發現運動的規律。所謂堅持下去或到羣眾中去，就是研究出規律與辦法之後，把它傳佈出去，在工作中實行起來。這種領導方法，與教條主義或狹隘經驗主義的領導根本不同。在黨的這種領導之中，我們的記者通訊員，我們的報紙，擔負了很大的任務。我們的記者與通訊員寫來的新聞，經過報紙傳佈出去，使大家有所效法，有所警戒，這個過程就是集中起來堅持下去的過程中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黨對於運動的領導的工作過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們的報道是實事求是的，把真正好的說成好的，真正壞的說成壞的，有一分說一分，有兩分說兩分，那末讀報的人就不會在工作中走錯路。反之，如果我們的報道錯誤，把壞的說成好的，好的說成壞的，或者報道有了夸大，把一分說成兩分，八分說成十分，那末讀報的人就會在工作中走錯路，有時甚至發生很壞的影響，影響到某項工作，也影響到報紙的威信。由此看來，求得新聞的完全真實，對於我們是何等重

要。

检查我們已往的許多新聞，自整風以來，向壁虛造的是找不到了，
每條新聞都是實有其事的。但是我們還有毛病，這個毛病就是有些新聞還有分寸上的誇大。例如事情正在計劃做，報道為正在進行中，正在進行中的則報道為已經完成了，這種報道方法，據說叫做“提高一步的報道”。又例如一個藥方醫好六條牛，報道起來說成幾十條牛，這是數字上的誇大。又例如報道有一技之長的某一勞動英雄，把他寫成十全十美的聖人，這是分寸上的誇大。又例如為了形容一個大會的熱烈，用寫小說的、“集中典型的”手法，把許多人做的許多有聲有色的事情，集中到一個人的身上去，把別的大會上的情景搬到這個大會上去，這是不了解文藝作品與新聞的區別（文藝的典型是可以由作者根據事實材料想象創造，而新聞中的人物必需完全符合當時當地事實）。還例如把已經辦得不好要垮台下去的個別合作社，寫成正在欣欣向榮的合作社，其目的是為了“要贊揚工農兵事業”，但恰恰把壞的說成了好的。凡此種種，見之于新聞，也見之于標題，這就是我們的毛病所在。雖然這種毛病只見之于個別的新聞、個別的標題，在幾千條新聞中只占極少數，可是這今天在我們說來，還算是項主要的毛病，必須力求改革。

舊型的新聞事業，目的是做生意，雖然在廣告上寫着“消息翔實”的招牌，然而決不能完全實事求是。到了法西斯手里，報紙的第一個原則，就是會造謠，會愚弄人民，會掩蓋黑暗無恥的反動統治。德國的戈培爾就公開提倡這種“原則”，大後方新聞界里面現在也有他的一批徒子徒孫。這種情形，甚至影響到我們隊伍里，也有人以為“報紙還能不誇大一點么”。其實這是一種壞傳統，是舊型新聞事業中的特別是法西斯新聞事業的惡劣傳統，決不是我們新民主主義事業所應有的。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中說：“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這才真正是我們的新聞事業的方針。舊型的新聞事業，對於社會多少是不大負責任的，而法西斯的新聞事業，則以欺騙社會、愚弄社會為